

从语言学看文学

唐宋近体诗三论

曹逢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从语言学看文学

——唐宋近体诗论

曹逢甫

著

藏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语言学看文学：唐宋近体诗三论 / 曹逢甫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1-27347-0

I. ①从… II. ①曹… III. ①唐诗—近体诗—诗歌研究 ②宋诗—近体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0298 号

- | | |
|-------|---|
| 书 名 | 从语言学看文学——唐宋近体诗三论
Cong Yuyanxue Kan Wenxue |
| 著作责任者 | 曹逢甫 著 |
| 责任编辑 | 王铁军 孙 娴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347-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3 印张 152 千字 |
|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我在本书初版的自序中提到,我写那几篇与唐宋诗有关的论文的动机,完全是因为想要把自己的正规工作——从事语言研究与教学与个人嗜好——写诗与研究诗结合起来。也因此,当那本小书于2004年出版时,个人压根儿也没想到有为数不少的读者会对它感兴趣,甚至于花了不少的时间去仔细阅读它。我不敢有这种奢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研究与书写古典诗学本来就不是热门的工作,更何况是从一个更为冷僻的领域——语言学切入的研究。不过读者的反应很快就证明我的想法是不正确的,那本小书在短短三四年内就销售一空,对这一件令人惊喜的事,个人也曾进行了一番思考,也终于悟出了其间的道理。

这要从差不多在同时间出版的另一本小书说起。个人在2001年和指导的两位硕士生蔡立中、刘秀莹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身体与譬喻:语言与认知的首要接口》(台北:文鹤出版社)的书,从书名各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本有关汉语譬喻和身体部位关系的书,也是一本有关以身体为本的认知思想的书。最近十年在全世界掀起风潮的认知哲学、认知心理学与认知诗学相关的巨著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曾引起很大的震撼,也重新激活了世人对隐喻与转喻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语言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个人的两本著作也拜这股风潮所赐,而有了这样的成绩。个人于感激之余当更加奋起,在结合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上更加努力,以报答读者的厚爱。

最后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谨慎的校对与编排,使得过去未能发现的小错误得到修正;期望藉由这次简体字版出版的机会,这本小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曹逢甫

2016 年春

初版序

美国大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经在一篇名为“Two Tramps in Mud Time”(《雪融后泥泞满地时的两个流浪汉》)的诗中写下了下面三行:

My object in living is to unite
My avocation and my vocation
As 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

我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联结
我的正规工作与我的嗜好
就像双眼合作共创一个视野。

这三行诗所言正是我生活的座右铭。我的正规工作是语言研究与教学,但写诗与研究诗一向都是我有余暇时的最爱。而呈现在各位面前的三篇论文正是十几年来结合正规工作与嗜好的成果。三篇中的前两篇都是我在香港与美国教书的几年间(1982—1988)利用寒暑假写出的作品,也都分别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第三篇则是“国科会”研究计划成果的一部分。在此特别要感谢《中外文学》不计篇幅的全文刊登以及“国科会”的资助。

个人研究诗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对诗的兴趣却起源很早。还记得童年时期,因为家父不幸在我六岁时即过世,我和哥哥、弟弟随着母亲都跟外祖父母同住在彰化县二水的乡下。那是二次战后经济萧条,百业待举的年代,全家大小只靠家母在凤梨工厂做工,一份微薄的收入是不够的,因此外祖父也

经常在家设学堂,或外出到别的村庄开堂授课,以补家用。我当时的年纪还小,所以我的工作是帮助外公磨墨及朱砂,也因为还没入孔氏门墙,所以未能从外公的教学中获得实际的好处,可是外公吟诗时的特殊腔调和摇头晃脑的样子却深印在我脑海中,也成为我日后爱诗、写诗与论诗的最基本原动力。

语言研究原本是传统诗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环,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这个传统到了近代却因为学门的专业化而日趋分离,这对两者的发展都不是很好的事,理由很简单:诗是语言艺术最精妙的使用。因此,就语言研究而言,要深入了解语言应用的原理原则非研究诗不可;就诗学研究而言,则对诗的理解与欣赏更非依赖语言的深入研究不可。个人不敢说呈现在这里的三篇论文对语言学与诗学的研究做出多大的贡献,只深切期望这三篇文章能起一点带头作用,为重建诗学与语言学关系尽绵薄之力。

与上述议题有关的另一个是最近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诗是综合的艺术而语言学是分析性的科学,两者是不太相关的,而持此论者最常举的譬喻是:评诗就像拆解一座美轮美奂的七层宝塔,拆解容易,要重新拼装成原来的“美景”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人对此一论点的看法是:一位真正的评论家要认定自己是一位建筑师而不只是一位土木工人。拆解的工作一位土木工人就可以胜任了,但拆解之后要重新建构出“原味”却非得建筑师不可。当然,上述对评诗的评论也是有感而发的。自结构主义的评诗方式盛行之后,有太多诗评诗论的确太像土木工人之作,个人对此也深有同感,也常深自警惕,因此在每一篇论文中,除了实际的分析外,都另有一节来从事较全面的赏析工作,目的就是尝试着建构“原味”。这就像一位画家画完局部的图像之后,总要退后一点距离以便从一幅画整体美的观点来检视完成的细部工作。

至于个人的尝试是否成功,则只有留待读者的评断了。

出版了几本书之后,越来越能感受到,出版一本书,即使是一本小册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也是一件需要劳烦很多人的工作。本书也不例外。我要在此感谢两位评审认真的审查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我也要感谢《语言暨语言学》期刊的总编辑何大安教授及助理编辑郭君瑜小姐,谢谢他们在编辑上的多方协助。我更要谢谢我两位能干的助理,吴晓红与叶瑞娟同学,感谢他们辛苦的整理、缮打、校对及编订索引。最后我要把整本书的出版献给长眠地下四十余年的外祖父谢金炳先生。没有您老人家在我成长年代言教与身教的影响,这一株诗的幼苗是很难成荫的。

曹逢甫

2003 年冬

目 录

序	1
初版序	1
壹：四行的世界——从言谈分析的观点看绝句的结构	1
一、导言	1
二、绝句的音韵、对仗以及造句法 与“起承转合”的关系	2
三、不符合“起承转合”结构原则的绝句	9
四、“承”“转”的方法	13
五、起承转合的结构原则与绝句的欣赏	45
六、结语	50
贰：从主题—评论的观点看唐宋诗的句法与赏析	53
一、导论	53
二、句法分析的理论架构	54
三、意义节奏与音韵节奏	62
四、主题的选择与诗意的传达	73
五、句长、句式与诗的表情作用	94
六、结语	101

叁:唐诗对偶句的形式条件与篇章修辞功能	103
一、导论	103
二、唐律对偶句的形式条件——语音与语法之部	105
三、语意条件	150
四、对偶句的篇章修辞功能	164
五、结语	171
参考文献	181
诗题索引	188

壹：四行的世界—— 从言谈分析的观点看绝句的结构

一、导 言

中国历代诗话的批评往往寥寥数语，重直觉感悟，少有深入的分析，为现代批评家所诟病，更有名之为“印象式”批评者。^①在谈绝句的结构方面也不例外。

元代范梈^②首先用“起、承、转、合”四个字为近体诗分段称谓。就绝句而言则第一句为起，次句为承，第三句为转，末句为合。其后论绝句作法者多以此为基本原则。近人施瑛的《旧诗作法讲话》（1972：68、69）、庄严新刊的《古典诗歌入门与习作指导》（1981：70—76）、邱燮友注译的《新译唐诗三百首》（1973：320）以及黄盛雄的《唐人绝句研究》（1979：78—82），都或多或少提及此原则。有的还举了若干例子，但也都是点到为止。对于绝句的欣赏者而言，这个原则还是莫测高深。其中数家也曾引元杨载《诗法家数》之言以为进一步的诠释：“绝句之法要婉转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以第四句发之。大抵起承二句故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于婉转变化之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

① 有关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讨论，请参见黄维梁（1977）。

② 范梈语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所引。

如顺水推舟矣。”杨载的说法虽然较范梈为进步，但还是不够具体。读者看了以后难免要问：“什么是‘平直叙起’？什么是‘从容承之’？如何才能在第三句做到‘婉转变化’的功夫而使第四句能‘顺水推舟’顺势而下？”

本文拟以前人“直觉感悟”的心传为基础，深一层地探究绝句的结构，进而了解中国诗文首要的结构原则“起承转合”的意义。

二、绝句的音韵、对仗以及造句法与“起承转合”的关系

在讨论“起承转合”这个大原则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原则所赖以成立的更基本原则——“绝句的每一行能不能独立成一个单位”来讨论。这个基本原则在中国诗，尤其是绝句的情形我想是可以成立的。前人在吟咏时都是以一行为一个语调单位，在研究句法时亦是以一行为一单位。在讨论结构时亦复如此。今人高友工与梅祖麟曾深入研究并发现分析唐诗可以一行或一联为一单位。^①就绝句而言，对偶并非必要，因此结构单位似乎以一行为最基本。在有对偶句存在的绝句，也可以把对偶句认为是较高层次的结构单位。

其次，如果我们认定“起承转合”为结构的总原则，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出下面二个分则。第一，既然绝句的第一、二句有“起承”的功能而第三句有“转”的功能，那么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第一、二句在语意方面的关系必较密切而前二句与第三句的语意关系必较疏。第四句紧跟着第三句与后者的语意关系

^① Kao Yu-kung and Mei Tsu-lin,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中译本见黄宜范译《唐诗的语意研究》，《翻译与语意之间》，页133至216。台北：联经，1976。

自必密切，但第四句为“合”，有统合全诗的功用，所以除了与第三句有密切关系外，与第一、二句自应有某种语意的关联，至少一首结尾成功的诗应是如此。

第二，“转”句在诗中居于枢纽地位，其功能在于自“起承”转出并为“合”句铺路。第四句既然为结句，就新旧信息的观点而言，应该是信息焦点，用一般论诗的套语来说就是代表着全诗最新奇、最警策的部分。

以下我们从绝句的形式与内涵两方面来证明此二分则是正确的。

（一）从音韵方面看

绝句押韵方面五、七言略有不同。大抵上七言绝句以第一、二、四句句末押韵为正格，首句不入韵为变格，五言绝句则反是，以二、四句押韵为正格，以首句用韵者为变格，但是注意，无论正格或为变格，第三句是永远不入韵的。不仅如此，绝句可以押平声韵或仄声韵，但押仄韵的第三句末字必须用平声，而押平韵的则第三句末字必用仄声。这两点诗律上的要求和结构上的对应绝不是偶然的。这很明显地是诗律和诗意互相配合的一个明证。

（二）从对偶上看

前面我们引过梅、高二人对唐诗的研究认为诗中的一对也是一个分析的单位，因为一对中的二行虽然在形式上相对，却往往表达一个很相近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一对偶句里，相对的两句尽管形式相对，却是用来表达一个统一的思想的。^① 又根据王

^① 见第2页注①，并参考本书第叁章的讨论。

力的研究,^①绝句以通篇不对仗者为最多,其次是第一、二句对仗者或者是通篇对仗者(即第一、二句对及第三、四句对),而以单是第三、四句对仗者为最少。如果我们把这两项研究的结论连在一起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绝句四句中第一、二句的语意关系最密切,其次是第三、四句。再注意,绝句中可以对仗者只限于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不可能有第二与第三句对仗或第一与第四句对仗者。从这种对仗的模式所推出来的各句间的语意关系与前面由各句的功能所推出来的是完全符合的。

(三) 从造句法上看

第三句的功用如果真的是转,那么我们应该在第三句找到相当多的转折语。当然汉语语法的特点之一就是少用连接词语(包含转折词)。这也就是王力所谓的中文多用“意合法”而少用“形合法”。^②这一点在诗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五言绝句。理由也很明显,第一,汉语语法容许转折词的省略,第二,绝句因为格局小,所以重简不重繁,重精神而不重堆砌。不过绝句,尤其是七绝,也有不少使用转折词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转折词的定义稍微放宽到包含表示转折语气的动词如“可怜”“多情”“惆怅”等,那么例子就更多了。更重要的,转折词语的使用绝大多数出于第三句。转折词语的使用下文另有详细的交代,在这里我们在三方面各举若干例子以为佐证。用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更多的例子。

1. 用表假设的连词

(1) 《山中留客》 张旭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① 王力(1968:40)。

② 见王力(1971),又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Tsao(曹逢甫)(1983)。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2) 《江村即事》 司空曙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3) 《汴河怀古》 皮日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4)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城东早春》 黄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6) 《出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用表时间转折的连词

(7) 《长沙驿前南楼感旧》 柳宗元

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

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

(8) 《哥舒歌》 民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9)《农父》 张碧

运锄耕劬侵早起，陇亩丰盈满家喜。
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

(10)《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语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语时。

3. 用表转折语气的动词

(11)《陇西行》 陈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12)《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13)《金陵图》 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4)《寄人》 张泌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15)《瓜洲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归扬州道中寄》 刘长卿

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
惆怅江南北，青山欲暮时。

(16)《和人东栏梨花》 苏轼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

(17)《采莲子》 皇甫松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18)《为有》 李商隐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四) 从现代人的标点上看

古人写诗是不用句读的，但现代人解析绝句时，往往会使用逗号、分号或句号于每一行之末。根据作者的观察，最为普遍的方法是在第一、三行之后加逗号，而于第二、四句末尾加句号。偶尔也有人在第二句末尾用分号。至于在第二句末尾用逗号的则少之又少。由此可见，根据大部分现代人的了解，绝句似乎可以分成前半首和后半首，而以第三句“转句”为分野。这一种了解与我们所说的分则也若合符节。

(五) 从后人的鉴赏上看

前四点主要是与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分则有关。至于第二分则，我们可以从后人鉴赏的记录上得到很明确的指示。前面我们所引的杨载《诗法家数》之言正可以拿来说明第二分则，杨载之言虽嫌笼统，但基本上却是可信的，邱燮友在《新译唐诗三百首》五绝部分的引言中说：“唐人绝句中，传为千古绝唱的多在三、四两句。例如，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王维的《渭